

梁实秋曾在《雅舍小品三集·书房》中写道,“我看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他还写道,“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目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

这间褐木庐位于青岛福山路支路6号,主人宋春舫,如今声名不彰,但当年有“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和“中国第一喜剧作家”的美誉。彼时,他住在黄县路,那条路上还有杨振声与老舍的故居,褐木庐是他的书房,但我更愿将褐木庐视为其故居,只因他以书为伴的时间更多。

福山路支路是福山路的分岔路,蜿蜒向下,直伸向海畔。这两条路都十分寂静,布满欧式庭院,名人故居和逸事也极多,比如沈从文在福山路3号的故居里写下大量作品,构思了《边城》,还写了大量情书,追到了张兆和并将之带到青岛;比如洪深在福山路1号的故居里写下《劫后桃花》等剧本,电影版由影后胡蝶主演,取景亦在青岛,乃至拍摄期间有大量影迷每日在洪深居所门前等待胡蝶出现;又比如福山路支路6号是康有为故居,亦是其终老之所。

如今,康有为故居已辟为纪念馆,每日游人如织,可在其左近的褐木庐,却寥落无人知。小楼仍是民宅,颇为残旧,恐怕谁也想不到,这里当年曾高朋满座,举世皆闻。

所谓褐木庐,是Cormora的音译,指宋春舫喜欢的三位戏剧家——高乃依、莫里哀和拉辛。他买下这栋小楼后,将平生所收集的戏剧图书全部搬来,共计七千八百册。那时客居青岛的作家多“浸过洋水”,都是褐木庐的常客。胡适也曾专程来青,当时他意欲组织同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褐木庐便是最好的资料集中地,仅《哈姆雷特》就有五种文字的版本。李健吾不曾来,却对褐木庐满心向往,曾说“做梦自己有一天飞到青岛,飞进他的书库,在那些栉比的书架中翱翔。”

我从未见过宋春舫的照片,但想象中总认定是翩翩佳公子形象。他出身书香门第,表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家境又殷实,先在晚清最后一次科举中考得秀才,又赴欧留学。因他无家累,求学时与吃苦无缘,反倒有大把闲情逸致和银子用于逛书



【故人旧居】

我见过最考究的书房

青岛褐木庐:

□叶克飞

店。我倒是最爱这种货真价实的公子哥,有底蕴有风度,既无暴发户嘴脸,也无小人得志之虞,对钱财功名都看得极淡,只爱心头好,宋春舫就是这种人,与其他同学的专业方向不同,他立志于西洋戏剧,最爱购戏剧书籍。

回国时,他愣是把所购数千册书籍全带了回来,这便是后来褐木庐的基础,以当年的交通条件,此事堪称壮举。因他通晓法、英、德、意、西班牙和拉丁等多种文字,所购书籍多是原版而非译本,涵盖数十个

国家的戏剧史和剧本,其中不乏珍本,后来甚至还有国外学者寄信来华,向他借阅本国书籍。

他是剧作家,剧作理论家,他出版的法文版《海外劫灰记》是已知的第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法文著作,三册《宋春舫论剧》被戏剧史家赵景深誉为启蒙之作。

不过最让我惊讶的却是他在海洋学上的成就。戏剧学与海洋学,二者毫不搭界,在他这里却变作通途。

他是中国现代海洋学的奠基人之一,建立了中国首个海洋研究所,如今那矗立在青岛海畔,每日接待如织游人的中国首个水族馆,同样有他的心血。年少时常在水族馆一带玩,可多年后的某日,我才第一次去细看水族馆的奠基碑文,只见宋春舫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是发起人,也是募捐人。他还在海滨设立观潮站,每天准确测定两次高潮,两次低潮水位,得出平均值,连续几十年未曾间断。1949年后,因为全国仅青岛有这样的记载,因此将其海水平均高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平面,在青岛观象台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全国各地的“海拔高度”一律以这个水准原点来计算。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予来青友人方便,宋春舫还建了一家万国疗养院,也做旅馆,胡适来青期间便住在这里。1936年,他又买下福山路1号,也就是此前的洪深故居,把褐木庐搬了过来。若非战争,他怕会将青岛作为人生归宿。

离开青岛后的宋春舫,一年后(1938年)便英年早逝,年仅46岁。他的病根要追溯到1924年,当时他因骑马不慎失足伤及左肺,此后一直靠药物维持。

因为英年早逝,也因世事变迁,他未免寂寞身后事,除了梁实秋等人在作品中的零星回忆外,他长久被人遗忘。所幸的是,近年来对他的研究日多,这位民国佳公子的逸事一一浮现。

【钩沉】

克尔克医生与刘公岛水师养病院

□彭均胜

翻开百年前的历史,有一段惨烈屈辱的战争让我们刻骨铭心、没齿不忘:日军自1895年1月25日至2月2日,仅用9天就占据了威海湾南北帮炮台及威海卫城。刘公岛遂成为一座孤岛。

自2月3日至2月11日,誓要全歼北洋舰队的日军依托南北帮炮台,实施水陆夹击,接连发起了对北洋舰队的七次进攻,在这场悲壮惨烈的刘公岛保卫战中,有13位洋人组成的特殊群体参加了战斗,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抵抗,出生入死。其中,一名叫克尔克(Kirk)的英国医生在刘公岛水师养病院中,不离不弃,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挽救了众多伤病员的生命。

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过程中,提倡“借材异域”,既有舰艇、枪炮及机器设备的购入,也有诸如北洋海军教习、炮台及船坞工程人员等外洋人才的引进,成绩斐然。然而,在作为海军重要后勤保障设施的医院和高水平医护人员的引进上,却相形见绌,仅在天津、旅顺和威海设立了三所小型医院,外洋医护人员也少得可怜,这不仅被同期已建立起先进军事医疗设施的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还在甲午战争中暴露出极大的弊端。

马根济(G.K.Mackenzies)是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一名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其在天津行医时,经常为李鸿章看病,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人品也好,获得李鸿章信任。1880年(光绪六年),马根济在李鸿章的赞助下,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小型的医院,名为“北洋施药局”。次年,中国留美幼童撤回中国,被分发至南北洋服务。此时,美国驻天津领事包地可(W.N.Patrick)乘机向李鸿章建议,甄选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肄习西医,以留作服务陆海军之用。此议为李鸿章所接受,于是就将“北洋施药局”改组为“北洋医学馆”,并沿用马根济主事。自1882年(光绪八年)至1884年(光绪十年)共招收三届学生,共计20人,除两位优秀者留校外,其余毕业生分发至各军舰服役。只是相较于南北洋近百艘舰艇和上文中提到的三所军队医院,18名医学生可谓杯水车薪。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根据《章程》,旅顺、威海分别创办“陆海军养病中心”及“水师养病院”,但两所医院规模很小,缺医少药,条件异常简陋。

威海“水师养病院”位于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东侧的坡地上。医院基址购用民地27亩,建大小房间108间及走廊、院墙等,共用工料银约18万两。在建成初期与水雷局合署办公,1889年夏,李鸿章专门致电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炳,为防止将来战事爆发,养病院“不敷军士养伤之用”,让牛昶炳“速将水雷挪设别处,多留房屋,以备养伤”。然而,对于近万人的北洋海军和北洋护军来说,医院规模实在太小,无法满足医患需求,而且缺医少药,设施条件十分简陋,正如李鸿章所说的“不敷使用”,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缺额严重,临时抱佛脚招募的兵勇不堪使用,这与北洋海军伤亡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关系重大。

在当时日本辑录战事报道的《日清战争纪实》中,记录了日军进占刘公岛,要求洋员们“宣誓”时留下的名单,提到了马格禄等10个人的名字(据定远舰副管带英国人戴乐尔回忆,当时他与克尔克、瑞乃尔躲入了山中);在川崎三郎的《日清战史》中,也提到了克尔克的名字。戴乐尔的《在中国牵线》一书中简要记述了克尔克在刘公岛水师养病院的英勇表现。

克尔克医生原本受雇于北洋海军,在后勤部门的水师养病院服务。当时战事紧张,医院的“医生、裹伤护士及其他医院中人员”的绝大部分,都以自属“文吏”不受提督丁汝昌管辖为由,逃离了刘公岛,其中也包括不少中国人,但克尔克医生却坚定地留了下来。当时北洋舰队始终为缺医少药所困扰,医院里甚至连外科手术所必须的麻醉药也没有。

在这种条件下,窗外炮火连天,克尔克医生不为所动,坚持为伤病员“施割锯及其他手术”,并教给协助其工作的戴乐尔以“如何止制动脉”,不仅为伤员减轻了痛苦,也挽救了大量宝贵的生命。这也是克尔克留给后人的较为完整的记载,但对于他何时来到中国,何时离开中国以及在中国除了在水师养病院救死扶伤外的其他信息,我们已无从得知,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刘公岛水师养病院在以后的100多年的时空转换中,历经战火洗礼,英军租占和日军占据的万般屈辱,原有文物建筑已基本损毁,仅留存下来的5栋建筑也是解放后由驻岛部队所建。

【老照片】

那年那月自行车

□郑世兴

这张我骑自行车的照片,是1964年初春,在博山区源泉公社驻地到麻庄村的沙土路上拍下的。泛黄的照片有些模糊,但它却承载着那个年代的记忆,所以53年来我一直珍藏着。

这辆自行车是当时博山区领导专门为我所在的计划生育工作队配备的。我们就是用它驮着手术器械包,走村串户开展工作的。

那时的自行车算得上是奢侈品。记得当时工作队去桃花泉公社时,我们从姚家峪扛着自行车爬过“王大岭”才到达公社驻地岭西村。人们见到自行车便围了上来,有人喊“快骑骑,让俺看看”。原来,这里的人尤其是老年妇女,从来就没走出过大山深处,从来就没有见过自行车是啥样。

说起自行车,历历往事涌上心头。1978年麦收时节,我母亲还在章丘老家。刚刚经历了丧女之痛的她,在生产队麦场上说起我妹妹时,忽然昏厥过去。正在帮助麦收的县医院大夫一看,是脑出血中风。下午我刚下班,便接到了“母病重速归”的电报。怎么办?已经没有博山通往章丘的车了。在场的同事说,“骑我的自行车走吧”。我骑车走出不到十几里路,忽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烂泥塞满了车的挡泥瓦,无法转动。只好扛着前行。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雨夜跋涉。到家了,母亲看到我,泪水从她那已经歪斜得噙不住泪水的眼里流了下来。

没有当时同事借给我的那辆自行车,我当天夜里还真没有勇气步行回家。那时买辆自行车不是件容易事,至少得花半年的工资,而且当时物资紧缺,又不得不凭“工业券”供应。一个机关有辆公用自行车就不错了,个人买辆自行车,就如当今拥有一辆“宝马”一样,令人羡慕。

